

夏夏

寫詩、散文、小說，並持續參與戲劇及各類型藝術創作。

著有小說《狗說》、《煮海》、《一千年動物園》。詩集《小女兒》、《鬧驚扭》及《一五一時》詩選集、《氣味詩》詩選集。 戲劇編導作品【大海呀大海】、【小森林馬戲團】、【煮海的人】以及戲劇聽覺作品【契訶夫聽覺計畫】

愛一生

是的，樹頂再高仍有天藍

樹下有叢
花應綠而生而綻放
撐開紅的白的手
托住轉眼掠過的些微

更不說花下的蟻獸
一張嘴儘管地吐露 不保留

曾一起愛過豔陽 卻不堪曝曬
轉棲蔭下
甚至密於穴中
持續地採集又難以飽足
疲倦與累是皮膚上的黏膩
剩餘的時日只能重複地掘洞
不料 又更難填滿

樹依舊高 高過幾世幾代
終於有那麼一人嘗試遷居樹梢
好比睡在藍的軟臥

只能獨眠了 人人皆是

摘取稍上果實
投擲向對方
落下的居多 在土裡爛去

「曾一起愛過豔陽吶!」
呼喊近似禦敵的長嘯

夜幕低垂以為穴
半日明暗 愛與恐懼參半
樹上樹下 滋滋怯生
不停歇 不停歇

安息日軼事

當信徒把耶穌的鼻子割下來
還順手宰了雞
用來度量的棉花、叉子、紡線被列為違禁品
沒有預期的鮮血湧流也沒有鴿子降臨
魚擱淺在餅裡
天上的雲緊閉一如拒絕為自己辯答的嘴唇
額上的棘冠許或再等上幾次兩千年才會開花
寶石砌的宮殿 水晶般的河水
耀眼的金
映照出滿地的陰影

信徒們爬上十字架想把瞳仁也挖下來
才發現誤以為鑽石的閃爍是尋找的目光
能看到的不過是自己的模樣

生命樹自他掌心發芽
樹頂朝下
以天為地汲取養分
果實的汁液紅似火地滴落

他們彼此商議把耶穌的鼻子戴在臉上
好讓家有相同的容貌
卻還沒找到能洗淨衣服的地方
於是 於是披戴著一身華服
一抖動
屍臭般的香氣就揚起塵土
讓人忍不住踩下去

曲目未定

身為令人期待的第四樂章想說說他的想法
畢竟他總和一些愉快的事扯上
也包括難以啟齒的

這絕不是抱怨
只是論到性格
實在厭惡一貫的出場方式
他尤其記得那天的掌聲和觀眾的喝采
熱情但欠缺果斷
甚至有幾分煩膩
但要不是因為這些煩膩
恐怕還無法被稱作精采絕倫

不過再等等
就可以說點笑話了
時間會完成剩下的樂章

詩組：德布希小姐

I

一出生，即宣布心臟發育不完全
且裸露於胸腔外
醫生花了三天的時間才完成手術
在胸口那層薄薄的皮膚下隱約可見紅色的跳動
直到十四歲那年頭髮長到膝蓋時
胸腔才完全癒合
此後，她依舊經常感覺到心跳
「一隻蝴蝶在振翅，」她這樣形容「不是什麼大事。」
但每個人都知道，僅僅是一隻蝴蝶振翅
都能引起世界另一端降下一個禮拜的滂沱大雨

II

房間裡有一座壁爐
是她用五顏六色的布親手縫製
再加上無數的蕾絲花邊
每一個針腳都有她小小的足跡
壁爐上有一個總是遲到的時鐘
它在深夜裡唱歌報時
在清晨時停擺，長針和短針呈現完美的直角
冬天一來到
她把書裡有顏色的句子丟到火裡
好讓四周不至於一片死氣沉沉

III

房間的窗外有一棵不開花的樹
她的家人就住在樹上
包括死去的狗和未出世的祖父

由於樹冠濃密太過
只能靠著鞋子來辨認雙親
(稍早前，他們甚至連衣服都沒有)
屋裡另外還有三十三個房間
「不用了，我們習慣住在樹上。」
父母婉拒她的請求，一次也沒有躺在床上過
自此，那三十三個房間夜裡總傳來咳嗽聲，吵得她無法入睡。

IV

她 正離開她的鋼琴
游向不為人知的幽暗樹林
留下不知所措的觀眾
用掌聲揮散空氣中繚繞的餘音
在那裡 她是一株桔梗
白衣和紫色的裙擺 喜愛陽光
當然生在清澈的水邊
習慣沉默
習慣望向遠方聳入雲霄的山嶺 臆測飛翔
那是下次回到鋼琴前 將要前去的目的地

g

作品名稱：曲目未定
創作者：夏夏、陳佳慧

創作自述：

「他讓我們看到文字背後的曖昧，使我們不相信文字。文字失去它的意義，變成另有隱藏的私人目的，變成跟原意相反的東西。文字完全失了信用，它成了廣告牌子，手上戴着的腕鍊，成了萬花筒的色彩，美麗而無意義的碎片。」(摘錄自---剪紙/也斯)

越是依賴文字，越感到文字的背叛。每個字、每個句子都是借來的，有朝一日也會被借走。沒有一字一句能徹底保有書寫者的獨創性，甚至可說獨特並不存在，而是由百家爭鳴的創作浪潮中共同彰顯出每個世代的語彙形貌。

越是如此，就越無法分辨眾人與我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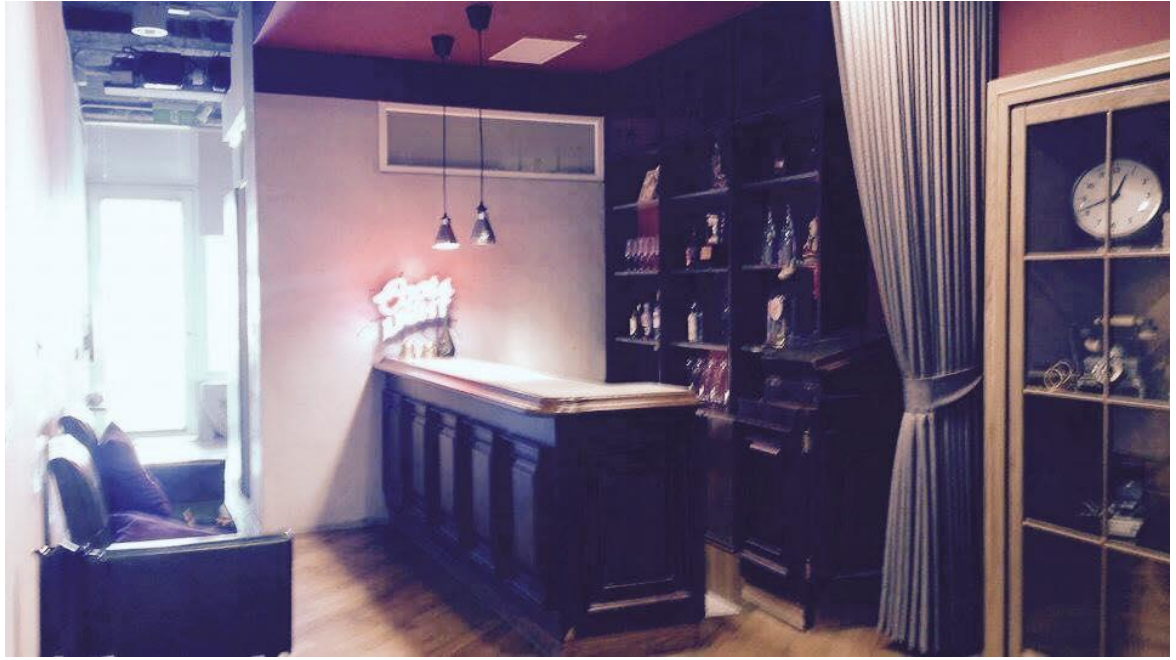
我們都不過是這股浪潮中的一道，有時在浪頭，有時在浪低處洄游。

曲目未定

身為令人期待的第四樂章想說說他的想法
畢竟他總和一些愉快的事扯上
也包括難以啟齒的

這絕不是抱怨
只是論到性格
實在厭惡一貫的出場方式
他尤其記得那天的掌聲和觀眾的喝采
熱情但欠缺果斷
甚至有幾分煩膩
但要不是因為這些煩膩
恐怕還無法被稱作精采絕倫

不過再等等
就可以說點笑話了
時間會完成剩下的樂章





愛一生

是的，樹頂再高仍有天藍

樹下有叢
花應綠而生而綻放
撐開紅的白的手
托住轉眼掠過的些微

更不說花下的蟻獸
一張嘴儘管地吐露
不保留

曾一起愛過豔陽
轉棲蔭下
卻不堪曝曬



甚至密於穴中
持續地採集又難以飽足
疲倦與累是皮膚上的黏膩
剩餘的時日只能重複地掘洞
不料 又更難填滿

樹依舊高 高過幾世幾代
終於有那麼一人嘗試遷居樹梢
好比睡在藍的軟臥

只能獨眠了 人人皆是

摘取稍上果實

投擲向對方
落下的居多 在土裡爛去

「曾一起愛過豔陽吶」
呼喊近似禦敵的長嘯



夜幕低垂以為穴
半日明暗 愛與恐懼參半
樹上樹下 滋滋怯生
不停歇 不停歇

你走過
便躺成一片草地